



世界说到底是一件奇怪的事

(法国) 让·端木松

赵丹霞译

2017年12月5日，92岁的法国作家让·端木松（Jean d'Ormesson，1925—2017）仙逝。法国政府在荣军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这样的哀荣，既来自于端木松的文学成就，也来自于他超出了文学范畴的社会影响力。端木松出身贵族，青年时期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取得哲学教师资格。早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后担任《费加罗报》社长多年，48岁时成为法兰西学士院最年轻的院士。他还是法国历任总统的座上宾，是政治评论家、部长顾问……然而在各种角色中，端木松最珍视的，是他的作家身份。他曾在自己的书中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作家马尔罗的葬礼上，人们在棺木旁放了一只猫；在政治家德法尔的葬礼上，人们放了一面国旗。而我，我想要人们为我放一支铅笔，一支小时候写字用的铅笔。不要剑，不要荣誉军团勋章，只要一支铅笔。”

端木松的文学之路从创作爱情小说开始，之后转向历史小说和哲理小说。从1956年到2016年，端木松以每年一本书的频率，出版了近五十部小说和随笔集。他的作品富于哲学思考，语调轻松幽默，学识广博宏富，征服了很多读者，几乎每本书的销量都超过20万册。2015年，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选择了端木松的《再见与谢谢》《帝国的辉煌》《为了上帝的愉悦》《流浪犹太人的故事》

四部作品，收入其声名显赫的“七星文丛”系列，使他成为少数几个在世时作品即被收入该文丛的作家。

端木松大部分小说的风格都介于叙事和随笔之间，情节松散，充满幽默博学的离题话。他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历史事件的哲思最终常常转向对时间、生命、信仰和爱等终极问题的探寻。这些思考在他晚年的几部随笔集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挺好的》《我离去的时候还未尽言》《迷途者指南》《我们爱的是爱情》等。

《世界说到底是一件奇怪的事》(*c' est une chose étrange à la fin que le monde*, 2010) 的书名取自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的诗《愿生活值得一过》中的一句“世界说到底是一件奇怪的事，有一天，我在离去时尚未尽言。”这本书记录了端木松对世界的历史、宇宙的起源、生命和死亡、信仰等问题的看法。全书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都由若干短章组成。在第一部分——“要有光”中，作家借用迷宫之线的典故，从上帝——他称之为“老人”——的视角，用历史、科学和宇宙学的方法，来试图找到迷宫之线或者说来证明我们知识的状态；在第二部分中，针对莱布尼茨 17 世纪的著名提问“为什么要有点什么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作家展开了对时间、信仰、科学和艺术的关系等问题的哲思；在第三部分“死亡：是一次开始吗？”，爱求知的不可知论者端木松以“向死而生”的态度，讨论了死亡和信仰的多个方面，在表明自己选择“相信”的同时，强调了对“欣赏、愉悦、感恩、希望”等人类最温柔美好情感的信念和爱恋。

我们依据罗伯特·拉封出版社 2010 年的版本，从全书 128 篇短章中译出若干，希望能为读者部分展示端木松作品的风貌。

译者

迷宫之线

七月一个美好的上午，炽热的日光下，我自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做什么。

我们从哪里来，从很远的地方。在我身后，在石块和大理石的铭刻上，在书本中，当前是在机器里——在那我们称之为过去的地方，有着精子和血液的河流，尸首之山，拖在众多头颅下的集体的怪梦。还有激流，沙漠，遗忘的海洋。

我们去哪里？谁会知道？在我前面，有……有什么？别的东西，别的还未形成存在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未来。一种不同的，甚至是太不同的东西——但又很相像的东西。其他的东西，但又是同样的事情。还有死亡。

我们这些有幸被生出并且还没有死去的人，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做什么？

伟大的事情，美好的事情。发现，征战，创造，杰作。也有一些平凡的事情，微不足道，经常是让人沮丧的，有时还会是可耻的事情。

我睡得很多。我浪费了很多时间。我犯了不少错误。太阳底下最无用之用，是我们彼此的爱。

我们从一个进步驶向另一个进步。它们总是完全改变我们的感知、思想和生活方式。但它们从未改变我们人类的境遇：出生、受苦和死亡。

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归根到底，我们什么也没做。

生活是愉快的。她转瞬即逝，但很漫长。它有很动人的时候。

我们憎恨离它而去。她是一条眼泪的山谷——也是一条玫瑰山谷。

我总是笑。生活让我感到有趣。我喜欢字词，讽刺，春天里的滑雪，勇气，被橄榄树和松林覆盖的海岸斜向大海，欣赏，傲慢，小岛上的小酒馆，生存中的各种困难，工作或是无所事事，速度和希望。刘别谦^①和库克^②的电影，加里·格兰特、吉恩·蒂尔妮、西格妮·韦弗和凯拉·奈特莉的电影。我挺有运气。我被生到这世上。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当然，我会死的，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生活。

对于我们经历过的一个个转瞬即逝的社会，我已经说了很多。我不是靠我自身的力量成就自己的。我还没有自足自满到对其他人毫不感恩。我的一切都源于那些教导和养育我的先人们，我是我出身的那个过去的结果。生命的原初和我息息相关，和你们所有人一样。这让我感到有趣。

这世界上更好、更美、更激动人心的东西，是初始。童年和清晨有着新鲜事物的光辉。生活常常是无光的。出生总是一种幸福。在一切的开始中，总会有惊喜和期待，它们可能会被辜负，但赋予流逝的时光以色彩和活力。认知，就是认识其缘起。理解，就是追溯其源头。在森林里，在草原中，在大海上，在大漠沙粒间，初始之初，万物之源是人类重大的神话。

老人之梦

什么都没有。

① 恩斯特·刘别谦（1892—1947），德国演员、导演、编剧。

② 乔治·库克（1899—1983），美国演员、导演。

什么都没有，没有笑声，没有眼泪，没有树木，没有云朵。
没有光。没有回答也没有提问。永恒。虚空。无限。

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有其他一些事情。什么都没有。乌有
就是所有。

什么都没有。但所有已在这乌有之中。时光和历史隐藏在这
乌有之下。

在这所有之乌有中，有一种既光明又幽暗的东西，任何人类
的才智都无法言说或想象，那就是老年。

对那些正在经历时光的人来说，我的乌有是禁忌，你们的所有
生发其间。

世界很美

我热爱这个很多伟大的头脑试图去理解的世界。我没有去参
悟其秘密的雄心。我从未控诉过它，从未污蔑过它，我没有试图
逃避它，也不去贬低它：我和它相处得不错。我尤其喜欢在其上
漫步。很久以来，为了一个肯定或是否定，不管何时，无论何地，
在心血来潮中，我出发了。

那些我随身携带的游记以其率真，以其风趣，有时以其天赋，
但总是以其才情，为穿行在我眼帘下的风情增添了诸多魅力。荷

马的《奥德赛》，希罗多德的《历史》，色诺芬的《长征记》，我们的老朋友大仲马去高加索和那不勒斯^①的远征，司汤达的《罗马漫步》，埃德蒙·阿布^②的《群山之王》，安德烈·苏亚雷斯^③的《雇佣兵队长的旅行》，劳伦斯·达雷尔和亨利·米勒的通信，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④的《时间的礼物》，伊夫林·沃的《没有陪伴的行李》，尼古拉斯·布维耶^⑤的《世界的使用》，埃里克·纽比^⑥的《走过兴都库什山》。去读一下吧，您会明白的。

在我对启程的痴迷中，名字有很大的作用。奇奇卡斯特南戈、安提瓜、马哈巴利普拉姆、波西塔诺、法马古斯塔、阿斯科利·皮切诺、马丘比丘、杜拉·欧罗普斯，格林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科尔多瓦的花园、叙拉古、撒马尔罕、白沙瓦、开伯尔山口在沉默中向我示意，它们有魔力的音节在远处诱惑着我。我屈服了。我去到那里。我疯狂地爱着它们。

港口尤其让我梦想联翩。船儿也是一样。那些或黑或白的帆船，慵懒的土耳其轻舟，我看着它们从他乡来，到异域去，我自言这世界一定是一处最甜美的地方，可以在其上徜徉一段时间。我不蔑视任何人，我欣赏他们中的几个。阳光烤在我的头顶。吝啬，虚荣，欲望于我是陌生的。我不想发财，不想建功，无意成为人杰，获得诺贝尔奖，名垂青史。我不幻想，我睡得很好。长

① 指亚历山大·大仲马1859年出版的《高加索行记》和1843年出版的那不勒斯游记《双轮马车》。

② 埃德蒙·弗朗索瓦·瓦朗坦·阿布（1828—1885），法国作家、记者、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群山之王》是他1857年的作品。

③ 安·苏亚雷斯（1868—1948），法国诗人、作家。

④ 帕·莱·弗莫尔（1915—2011），爱尔兰裔，二十世纪英国旅行作家。

⑤ 尼·布维耶（1929—1998），瑞士作家、摄影师、肖像学者、旅行家。

⑥ 埃·纽比（1919—2006），英国旅行作家。

久以来，我在这世上徜徉，两手插兜，仰面向天。世界很美。

一声霹雳

夏日的一天，在地中海东岸，在那片一切都从两千五百年前开始生发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

我出神地游了很长时间，我从水中走出。太阳，在高处，还是那么烤人。天空还是那么蓝，那么无法抗拒。蝉在鸣唱。我坐在一截被暴风雨劈断的树干或是被打翻的一截柱石上。我想象那些在过去的三四千年间，在荷马时代，亚历山大时代，克莉奥帕特拉时代，马克·安东尼^①时代，查士丁尼时代，丹多罗^②时代曾到过这里的人们。今天，我在这里。一阵眩晕攫住了我。可能是刚才两小时的游泳和神思耗散了我的力气，我周围的事物突然开始晃动。树木，岩石，海面上的阳光，色彩和形状之美，我眼中的一切变得奇异和昏暗。世界失去了它的明证。它不再只是一个问题。它令人陶醉，充满希望。它硕大无朋，危机四伏。我自语：“我在这里干什么？”我闭上眼睛。霹雳击中了我。为什么要有些什么而不是什么都没有。

两条路

对于这个无穷无尽的世界，只存在两条试图去了解的道路：

-
- ① 马·安东尼（约公元前83—前30年），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凯撒最重要的军队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之一。
- ② 恩里科·丹多罗（1107—1205），1192年至1205年担任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

艺术和科学。一方面是画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哲人，宗教狂热者；另一方面是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者，数学家。无论对于哪一方，了解世界都是一项无尽的任务，绝望的努力。“在天空中，在地面上，总是有比您的哲学更丰富的内容。”哈姆雷特对霍雷肖说。

诗歌，即便不是最轻松的道路，至少也是最宽广的道路。费力去写诗，写小说，写随笔甚至是多余的：自身即成诗篇的爱情足以给生活一种意义。每个情网中的人都有拥有爱人即拥有了全世界的感觉。王国的钥匙赠与了他。他不再疑问，无需再向远处追寻。宇宙全然的美已向他显露。艺术和文学或许不是别的，只是性冲动被升华了的表达。

如果宇宙有一把钥匙，那就是数学。古希腊人已经想到知识和智慧是留给数学家的“非几何学家莫入。”数字——它们从哪里来？——和宇宙结构的同构从未止息。它们是创造的支柱。“Dum Deus Calculat, fit mundas——上帝计算，世界出现。”

数学支持了那些伟大的宇宙理论，众多天体的被发现就是明证。它们仅凭数学的推理完成，在任何经验的证明之前。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天文学家勒维耶^①，在十九世纪中叶，在没有通过任何观察来确认之前，仅仅通过计算，宣布了天王星的准确位置。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俄罗斯数学家亚历山大·弗里德曼，还有比利时牧师乔治·勒梅特在二十年代——远远早于星系逃遁——就建立起了纯粹的数学模型，准确地预言了宇宙的扩张，后来哈勃也从实验中得出了这一结论。

① 奥本·让·约瑟夫·勒维耶（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

由于我的无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数学是一种结构严密的抽象游戏，和现实的关系很遥远。而我们时代的两个重大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和我们称为现实的东西贴得很近。爱因斯坦关于空间弯曲的理论预言后来多次被实验证明，尤其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一次日全食分析之后。被派往非洲的观察者的分析从各个角度证实了爱因斯坦的数学直觉。实验成功之后，那份寄给爱因斯坦的抽象技术报告以这样几个简单的词结尾：祝贺您的天才。

至于深奥的量子力学的理论——波尔曾说“如果您声称您已理解了量子力学，那就说明您没懂”——正在每天被半导体，激光和电视证实。原子核和我们那些有点过剩的小电器，都在向我们确认爱因斯坦的理论和量子力学千真万确地与我们同在。

世界是一部小说

我们生活的世界不只是无限的。光线、时间、神秘中的奥义，还有难以置信的生活，比生活更难以置信的思想，这些都使得世界也是而且尤其是不真实的。比起我们所有的小说，所有的悲剧，所有的歌剧，比起《堂吉诃德》《费德尔》《费加罗的婚礼》《特里斯坦和伊瑟》这些以从世界获取的灵感来使我们倾倒的作品，这世界更不真实。

我们觉得它理所当然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它。它让我们吃惊，让我们失望，让我们害怕，让我们高兴。用一个模糊的说法，它是“正常的”，事实上，这个我们称为正常的世界很奇特而且极其复杂。

科学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实践发现了它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任意的。地球不是非得绕着太阳转，因果律可以不出现。质数的排列——简单地说，可以反映无限的数字——是一种难以参透的奥秘。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的身体，思想，情感和热血，都是这个或另一个世界上最难以置信的组合。

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任何一部小说都是一段可能的历史的话，那么历史本身，从头至尾，都曾经是一部小说。不止于此，它还是最离奇的一本小说。整个宇宙，连同它所包含的一切，是一本传奇小说。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为了吸引读者，您现在所读到的文字放在了“小说”的名下。

秘密和谜

世界这部小说的主角——生命——入场很晚。

千万年的时间在无生命的参与下流过。在没有人能看，能听，能闻的世界里，空间、时间和光会是什么样？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一直很神秘。在生命出现约一百万年前，我们的太阳系就已就位，没有昼夜交替的时间会是什么样？没有南北、高低，没有任何形式去参照的空间会是什么样？没有任何眼睛可以感知到的光线会是什么样？说起来像个笑话：一千三百七十万年的时间只是在几百万年前思想的出现之后，才有了对自己的解释，而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解释不过是一堆胡言乱语。全面的描述出现——虽然总是有争议，但还算连贯——不过百年。

宇宙等待着生命，而生命是在等待着思想的诞生吗？好给过去一个意义？

长久以来，宇宙这部小说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秘密。幸亏有了科学，它将秘密变成了谜。

最平常的奇迹

生命是奇迹中最平常的。它是如此明显的事实，以至于它没有任何定义。根据一个能反映出我们这种无力感的著名消极论断，生命是抵抗死亡力量的总和。最智慧的人也不太明白生命是怎么开始的。

所有生物很可能是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一个被命名为露卡^①的细胞，从这个细胞中生出了细菌、植物、树木、花朵、水母、燕子、眼镜蛇、鲸鱼、大象、海豚、老鼠、倭黑猩猩和我们。

露卡是怎么出现的？人们甚至曾假设它是来自别的星球的胚芽，在地球上生长。但是现在已没有人这么认为。那么，可能是偶然吧。在几百万分之一的机会中，在温热的水中，生发了承载着二氧化碳、氨基酸和矿物盐的某种物质？在三十五亿年前，在只有五十亿年左右的年轻的地球上，突然，生命出现了。

这在我们看来天经地义的生命本义，在于它是由一个个个体形成。生命是不是一种无形的集体力量？它有可能是一朵云，一片海洋，一场暴风雨，一阵野性的奔流吗？完全不是。它被分成一个个可以相互靠近和结合的碎片，但是各自独立，各不相同。从细菌到人，生命是分裂而不连续的。它有某种数量的东西在。

^① 原文为 LUCA，是 Last Universal Common Ancestor（万物众生的最早祖先）的缩写。

于是它开始自我生成。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吗？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事吗？——但是它真这么简单吗？真这么自然吗？

分分合合

一切的发生似乎都是造物自然运动的分与合。首先是分。然后再把先前分开的东西重新组合。宇宙大爆炸后的一百三十亿年或一百四十亿年的时间里，生命——宇宙也是一样——似乎都在应和这一规律。

世界由不同的元素组成。它们在空间里并存，在时间上接续。有天空、大地、月亮、太阳、星辰、星球、大海、四季。然后，有了生物。最微小的生物——我们地球上或其他星球或许存在的生物——都比所有星系和星系团全部物质的总量更强更好。

物种都源于露卡并逐渐以一种既宏阔又微小的运动方式繁衍。在物种内部，每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轨道。至少在我们眼里，没有比一只蚂蚁更像一只蚂蚁的了，没有比一只蜜蜂更像一只蜜蜂的了。但是这只蚂蚁被蜥蜴吞掉，另一只继续前行。这只蜜蜂被一把叉子或一把刀压扁，另一只在死期来临之前飞向了新的鲜花。男人们和女人们在时空中的历程从未停止过滋养我们的雄心、梦想、回忆，家庭的谈话，故事书，小说。任何生命，从最卑微的到最复杂的，从细菌到我们，都是在遗传和环境间的一次发生，一个有始有终的个体故事，总之，一个命运。

第六日

生命的一个特征是它的繁衍能力，这也是它的一个特权。水，

空气，石头不繁衍。只有生物不知疲倦地致力于这一复制行为，这足可以用来定义自己：它们消失和重现，它们死去和复活，不同而相似。

活着，首先是死去。植物，花朵，树木，海胆，考拉和您都会死去，因为您活过。您活着就是为了死去。但是生活，也是持有权力——传递给别人我们将失去的生活的权力，它通过一种神奇的被称为爱的行为来传递，其中混合着骄傲，喜悦，偶然和一切最严密的必要技巧。死和爱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两面。因为我们会死，所以我们繁衍。因为我们繁衍，所以我们应该死去。

哺乳动物，灵长目动物，人类的繁衍都是通过性。谁来繁衍？独立的个体。它们生殖，使生命有了新的形式，但是至少部分地重现了那个即将消失的旧的生命形式。孩子是父母的死神，他们在喜悦的眩晕中奔向自身的终结。

这个任务是我们最熟悉的行为。我们的想象和时间的一整块都被它占据。它滋养了我们大部分的小说、电影、悲剧、喜剧和歌剧。它也是我们最惊人的一个尝试，但是我们从未想到过这一点。为了维持世界的秩序，为了保证生命和人类历史的延续，为了使思想能够继续思索宇宙，要使两个不同性别的人靠近，这样平常的想法——或许也正是因为它的平凡——具有引出问题和困惑的本质。

最值得注意的是，人类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延续历史，一种强烈到带有先验色彩的快乐支持着这一选择。不管有没有上帝，是人——是由上帝也是其中一员的人——来复现《创世记》赞美的第六日——“上帝看到了他所做的，这很好”，并用自己的力量永不停歇地创造出宇宙中最珍贵的东西。

人在想些什么？

人活着。他们在。这一切出现得并不太久。有多久？没人知道。但最终，他们在那儿了。他们还思想。

他们想些什么？想去讨人喜欢，想去爱，想他们的健康，想下象棋，想去交税，想去度假，想挣钱，想别误了火车，想获得权力，想给谁下个套，想比邻居强，想集邮，想革命。最好的情况，是想挽救一条生命，想画鲜花或圣母，想写一出歌剧，想造一座房子。然后，像我一样，在地中海岸边某个夏天的上午，他们自问自己在干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现在：永远——或几乎永远

用肉身来思想的人们生活在某种奇特而且几乎是无法表述的事物中，这种事物是一种明显的存在，它不是任何实在——我们称为现在。

现在是一个没有围墙的监狱，是一张看不见的网，无味无形，将我们从四方包围。它无相无体，我们却无处遁逃。任何肉身无法在现时之外的任何地方存在，任何精神无法在现时之外思想。我们在现在当中回忆过去，我们在现在当中谋划未来。现时瞬息万变，永不缺席。我们是现在的囚徒。它短暂而脆弱，令人发指地转瞬即逝，钳在一种侵袭它的未来和销蚀它的过去之间，我们的生活毫不止息地在一个永恒的——或者几乎是永恒的——现在中呈现，它永在消逝，永在重生。

未来：不可预知

在宇宙的体系中，未来是不透光的，是无法预测的。这是它的职责。这是它的使命。天主教的胜利、七百年后阿拉伯人的对外征战、神圣罗马帝国的伟业、希特勒的崛起、柏林墙的倒塌都是不可预测的，而且在意料之外。在人类的出现之前或之后，太阳系的构成和生命发生的可能微乎其微，无法预料。

一直以来，人类的理智试图越过这一黑暗的障碍，预见未来。他们每天在恐惧和颤抖中希望太阳明早能够像今天一样闪耀。没有比这更不确定的事情了。没有比太阳得到更多祝愿和祈祷的物体了。很多人为了从无所不能的神那里获得看到太阳重升的恩宠而死于非命。

后来，日历，蓝图，时间表，路线图，预算，计划都想去驯服一个无法驯服而且永不确定的未来。最常见的情形是，人们的希望落空，意愿受挫。未来，没人知道它在哪儿。按照荷马的一个说法，它在“诸神的膝头”。

它无处可寻，但总会到来。在向现时靠近的过程中，它拥有的无限丰富的可能逐渐减少。未来一定要落在我们身上，带着一种残酷的执拗。首先，它和必须要与之共存的现在和而不同，然后逐渐变成与我们既往的经验完全不同的模样。未来是一种意外，一种总在期待中的意外，一种错愕。它总是毫不耽搁地变成事实。

过去：消逝的

过去，是已知的。它不像未来一样缺席。它也不像现时那样是永恒的——或几乎永恒的——又是转瞬即逝的。它是已知的。但它是消逝的。

它走了。它不见了。就这样被永远地移放到一个奇特的位置上。它曾经在，它不在了，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还在。

书写发明之前，过去只存在于人脑中。那里会有它的一些痕迹、一些残存、一些遗留。需要理智和语言将它们阐述出来。书写把在时间中接续发生的事件固定在空间上并将记录保存。记忆借过去之力更方便地来来去去。

我们拥有的最初的文本记家畜的数，列收成的量，回顾被众神庇佑和嫡传的国王们的丰功伟绩。若是没有目录和名册，那都是一些难以长久记忆的名字和数字。后来，事情变得复杂了，成百万成百万的书——在电影和机器出现之前——人为地使已经晕厥的过去继续存在。面对着对它相互矛盾的阐述和遗忘，它已无能为力。

幸亏有了科学，一个渐行渐远的过去在我们眼前揭开了面纱。直到十九世纪初，按照《圣经》和《创世记》那些不容我们置疑的教导，人类的过去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达尔文又将人类的家谱回溯了成百上千万年，直到人类的青年和童年时代。奥匈帝国的一位捷克神父约翰·孟德尔，发现了遗传定律，后来克里克和沃森建立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定义了基因密码，确认了达尔文的观点，并为之提供了信息佐证。比我们的近亲灵长类和猴子更早，比在我们之前六千五百万年消失的恐龙更早，比绿色的水母和海藻更早，

人类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大约四十亿年前的生命的初始。

记者为我们讲述今天。小说家讲述昨天和明天。历史学家讲述我们之前的十个或二十个世纪。几万年前和几百万年前的事是人类学家和史前学家的工作。胚胎学家和动物学家研究几千万年或几亿年前的事，而四十亿年前的事是生物学家的本分。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带我们走得更远——一直到一百三十七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问题是要知道我们想要找到什么，在这场对世界万物神秘初始的回溯中。

时间是一个秘密

时间和我们的关系如此密切和不可分离，以至于我们很少会想到它奇特的本质。对于始终与宇宙和生命同在并参与其构成的时间，我们一无所知。圣奥古斯丁说 “如果你不问我什么是时间，我知道它是什么。一旦你问我它是什么，我就知道了。” 此后一千六百年间，对时间认知的进展微乎其微。“说出时间的构成是不可能的，” 霍金写道。

似乎与其他任何事物不同，时间既不是由粒子也不是由波组成，它不占任何空间，没有任何实体，没有温度，无嗅无味，极复杂，极抽象，既在所有中，又在所有外。

当代有学者说它是可逆的，甚至说它是不存在的。这一论断长时间困惑着我。我觉得时间无所不在，它有一支箭，从昨天飞向明天，从我们的出生飞向我们的死亡，从宇宙大爆炸飞向世界末日。我们出生，我们死亡：这期间除了有一点和爱情、野心、战争、好奇心、灵魂的激情相关的经历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可

现在一些大才告诉我说它是一个可逆的方程式或者说它根本不存在。我窒息了。

未来不停歇地在每一刹那变成永恒而难以觉察的现在，随之立即被取代，成为幽灵般的过去。时间这种不真实的机制在我看来和世界的秩序相合。时间产生一切：各种动物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全球大帝国和香港郊区两伙黑帮的火拼。只需等待，一切都会发生。这一无法抗拒的机制从未失手过，就像是牵着我们的手走向我们唯一可以预见的一部分未来，那就是一直在对我们敞开的坟墓。然而科学将之化为灰烬。

我感到眩晕。然后我想到在时间的原初中，某种无限大和某种无限小错综交杂，所有与乌有难以区分。在这个世界上，时间就是一切。从永恒和无限的角度看，这个世界几乎是乌有。从自身到最远的星系，到最微小的夸克，与之同一的时间用铁腕统治着宇宙和生命。它灵活多变，是一片影子的影子。愉快，痛苦，烦恼，工作，思想，速度，实体，无法逃脱光线的黑洞周边都足以拉长它，扩大它，收缩它，直到使它不存在。时间可能与它有关联的空间一样，是可弯曲的，它极其复杂，威力无穷，却又纤细敏感，直至消失。它不可解释。它就是秘密本身。

在这个造出了宇宙不存在的时间中，应该把它看成是这个世界外的一种力量在世界上留下的标痕吗？

一个长长的梦

在民主制度下，商业咖啡馆^①的早客有权坐到吧台后指点政府

① 巴黎一家著名的咖啡馆和餐厅，位于埃菲尔铁塔附近。

的作为并提出反对意见。这本书是关于宇宙学和世界历史的商业咖啡馆。作者摆出乐天派的姿态，像拉封丹寓言里总是乐呵呵的人物，像伏尔泰笔下的老实人：惊奇和欣赏使其成熟。世界的景象让他吃惊，让他高兴，让他心中充满被吓坏了的喜悦。

世界的历史，就其本身来说，是一个梦。人类试图去理解这个历史而进行的叙述是另一个梦。那些现在不断出现的各种假设是梦中之梦。如同宇宙本身，如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这本书也是一个长长的梦。

神和人

人类把未知都归因为他们称为神威的那种力量。我们历史的很大一部分都与此相关。好像人类的一个主要作为是创建宗教。根据《创世记》，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反过来，人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神。神的名字里——常常是很拙劣的——含有人自身的恐惧和野心。他们利用一个他们不了解的世界在一个他们了解的世界上行使权力。

将世界的创造和运行归于一个万能的神的思想很晚才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那种将人类玩于掌股间的陌生的威力被归于魔法的力量，后来又归于神话，最后又归于一些神族，他们是长着兽面或人脸的男神或女神，多得让人数不清，也不那么令人信服。逐渐地，一些更威猛，更灵巧或者说更幸运的神脱颖而出：梵天，毗湿奴，湿婆，伊希斯^①，奥西里斯，亚曼拉和阿

① 古埃及神话中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

顿^①，阿波罗，狄俄尼索斯，雅典娜，马尔斯，维纳斯和朱诺，波塞冬或尼普顿，赫菲斯托斯或伏尔肯^②，尤其是宙斯和朱庇特，他们是众神之王，或者说还有阿胡拉·马兹达^③，密特拉^④，他们俩今天已被遗忘，但曾经经历过荣光。

唯一的神和亚伯拉罕一起出现，他可能在几千年前存在过，大约就是书写开始传播的时期，在所有文明发源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在犹太教的版本、天主教的版本以及之后很久——在我们的克洛维和查理曼时期——出现的穆斯林版本中，唯一的神征服了大部分世界。在耶路撒冷和在拜占庭，在巴格达和在罗马，无论是对于君士坦丁还是对于格雷古瓦教皇一世，对于狄奥多里克和西奥多拉，对于圣奥古斯丁和穆罕默德，对于查理曼，对于哈鲁恩·艾尔·拉希德，对于但丁，对于穆罕默德二世，对于米开朗基罗，对于查理五世，对于莎士比亚，对于克伦威尔，对于笛卡尔，对于路易十四，对于拉辛，对于阿克巴^⑤，对于牛顿，对于罗伯斯庇尔，对于华盛顿，对于贝当和戴高乐，神是共同的。

人自命为神的思想导致血流成河。神是各种战争和罪行的一个大借口。对权力的渴望和对金钱的热情混迹其间后，情形更是变本加厉。人们在神身上或是在自封为神的念头上找到了一种绝对的事实，需要铁腕和战火来利用并推广。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伊斯兰圣战，对美洲的征服，对非洲和非洲人的掠夺，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政策，穆斯林蒙古人对印度的征服都不是和平的

① 指古埃及太阳神。

② 罗马神话中的火神。

③ 阿胡拉·马兹达是远古波斯信仰拜火教（索罗亚斯德教）神话中至高之神。

④ 波斯神话中的光明之神。

⑤ 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1556—1605）。

记忆。在对历险、权威和伟大的喜爱中混杂了排斥和残忍。而神，常常与文化、美、财富和暴力相处融洽。

相信和知道

神的好处是不需要懂得他才能和他接近。我们可以不懂神而信神。这种情况很普遍。我们可以无所不知，或几乎无所不知，但不信神。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态度。我们也可以一无所知但觉得信神无意义。我们甚至可以懂得所有可能懂得的事，却依然足够天真到去信神。“一切都是无垠的，”贝玑^①带着一丝论战的意味说道，“知识除外。”他又补充说“我们的知识在可认知的现实前几乎等于零，在不可认知的现实前或许更甚。”

世界是永不枯竭的，神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如果他存在，他在他处。也在那些属于此界但需要他界的人心中。

还是我

我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但，长久以来，我努力这么希望着。因为，毕竟需要存在一个他处，比我们这里更接近——我们不断在寻求，不断在追随，永远无法到达的——公正和真相。

我承认，时不时地，怀疑会战胜希望。但时不时地，希望会战胜怀疑。这种不确定的残酷的状态，这种像斯宾诺莎说的那种犹豫^②，不会总是持续下去。感谢神，我会死去。

^① 指法国诗人夏尔·贝玑（1873—1914）。

^② 原文为 *fluctuatio animi*。

我很有运气

我会死去。我活过。我常常问自己这一生干了什么。答案很清楚：我爱过我的生活。我那样地爱过这个世界。我没有要求到这里来。我被抛到了这儿。要多久？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开始猜测）。谁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这里曾经很幸福。

我很有运气，我的世纪是一个艰难的时代。我想象所有的时代都遭受过不幸，甚至包括那些看起来很美好的时代——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十八世纪的法国。但是说到灾难，残酷，痛苦，二十世纪首当其冲。我周围的很多人都忍受过巨大的痛苦。仇恨，战争，死亡，疾病，贫困，失望变本加厉地抽打着我所在的这个世界。我归属的那个国家和语言渐渐没落，我也渐渐衰老。在对同盟国的胜利的光环下，两次大战期间的法国仍是世界的中心。走向二战的法国是悲伤的，这一点已被众多无与伦比的优秀作品阐释过。一九四〇年的失败是这个国家遭受的最沉重的一击。六年的战争是那么可怖。那之后，世界变得破碎而幻灭。这段时间留下的景象并不美好。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它们使生活变得更简单，更容易——但它们开始令人害怕。我认为——可能我错了——情形不如人们最初的设想。大家都肯定地说，爱因斯坦在晚年，宁愿自己当年是一名消防员。

在这普遍存在的幻灭中，我尽我所能。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其需要的宽容。我尝试使生活变得不那么灰暗，甚至使它愉快。最少要做到这一点。

在这场忧伤又愉快的游戏中，问题接踵而至：为什么你有这个运气？该谢谁？为什么别人被流放，被枪决，被吊死，被绞刑，在二十岁时被飞车或癌症夺走生命，被不幸压垮，被命运碾碎——而不是我？我有痛风和枯草热，我耳聋，我不时会晕过去，我房事减少，我跑得慢多了：这很讨厌——但不管怎么说，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很有运气。多谢。可能比别人更有运气。抱歉。

我不只是有运气。我还被生到了这世上。为什么？我参与了并不被看重的人类伟大的历程。为什么？为什么有人类？为什么有世界？为什么要有些什么而不是什么都没有？

世界是一个谜

在长时间的远足后，我们来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知道什么？多亏了科学，很多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东西被发现了——但我们又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除了本质上的东西，我们无所不知。今天，一个七岁的孩子，对于他周围的世界和他自己的身体，比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知道得更多。但是，关于流逝的时间，关于死亡，关于宇宙的意义，关于人类的命运，关于另一个可能或不可能的生命，所有的诺贝尔奖知识的总和也不会比一个小男孩知道的更多，不管他是来自乌尔^①还是底比斯^②，米利都^③，

① 乌尔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古城。现其废墟遗址位于伊拉克南部。中译本《圣经》将其译为“吾珥”，是犹太人祖先亚伯拉罕的故乡。

② 底比斯位于埃及南部的尼罗河畔，是古埃及帝国中世纪和新王朝时代（约公元前2040—前1085年）的首都。

③ 米利都是位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线上的一座古希腊城邦，靠近米安得尔河口。现在土耳其艾登省内。

韦利亚^①，伯里克利的雅典。

好像这个始自时间之夜，为了自身的运行而如此精密地建构起的世界，也在自己和外界的作用下，为了成为一个谜而构建。这个谜用无限小和无限大，用原子和光子，用星系，用产生谜团的星辰等概念如此美妙地表述出来，和无边的宇宙奇迹般地相契。我以为人类的思想永不能解开这一谜团。

科学是一个没有穷尽的任务

一切都是难以理解的暗示，一个需要猜测的疑团，一个巨大的疑问，一个谜。为了尽可能地探究它，我们只有一个来源：我们的思想。只有一样工具：科学。

科学不过还在它的初始阶段。它将会做出种种难以置信之事。它会改变气候，地球的样貌，人类的生存条件，它会让他们离开地球，它会征服别的世界，它会发现其他的太阳，它会将我们的生命超出想象地延长，它会把生活彻底变了模样。它有朝一日会穿过普朗克墙^②，这不是没有可能。不可能的是，它无法提供解开谜团的钥匙。

科学在进步：这是它的职责和荣耀。随着它的进步，它的视野会不断扩大。因为宇宙永不枯竭，每一个解决了的问题都会面对数量总在增多的未解决的问题，以至于我们的未知之事，不会减少，而是有增多的倾向，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科学永远不会达到目标，因为它的目标在不断逃遁。实际上，它也没有目标：

① 韦利亚考古遗址位于那不勒斯南部。

② 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推论出的宇宙第二道墙，是时空诞生之时。

科学是一个没有穷尽的任务。它的伟大在于它以一种总是不能满足的梦来呈现。

现实是一场梦

科学不仅仅以一场无尽的以人类为承载的梦的样子出现。我们称为现实的全部也可以看成是一场无尽的梦，集体的梦，它充满了温柔和暴力，令人赞叹的严密，既共时又历时地被所有人梦想着。这场梦深入时间之中并随之改变。它在一个个头脑和一代代人之间传递。只有不可抗拒的死亡能够限制它。一些人有了梦，另一些人延续它。梦想永不疲倦地在它停止的地方重新开始。如果不再有人做这长长的梦，就不会再有现实。可能还会有星星，岩石，欧石南，卷尾猴。但是不会有人再去做关于它们的梦，将它们联系成一个整体，去思考它们，给它们一点点意义。

科学破译这场梦，也是梦的一部分。科学认为战胜了梦想，阐释了它，征服了它。科学是梦中之梦。它和梦一样强大，有力，或许更有力，无论如何比梦更严密，但科学由梦来左右。

世界的晕眩

科学不能告诉我神是否存在——它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是必然和偶然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惊讶。

我在偶然中感到惊奇的是它的叠加。我有眼睛——它们能看。巩膜，脉络膜，视网膜，角膜，虹膜，瞳孔，眼房水，玻璃体，晶状体。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我有耳朵能听。鼓膜，锤骨，砧骨，

镗骨，耳蜗。几乎不像是真的。然后呢？天上有星星。它们不是一个落在一个上面，它们不是四处乱跑，它们循着一条可以被发现的轨迹，有一个被计算好的命运。尤其是夏夜，那是美丽的景象，但是我们已习以为常，鲜有人为此驻足。太阳为我们照亮，给我们温暖，让我们生存。我们不会在其上庆祝圣诞节。一切都被精准地安排好了。不需要更多无用的细节让大家不快。时间在流逝也在持续，它走了又没走。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就是这样。不说了。

一次偶然，再正常不过。两次偶然，为什么不呢？三次偶然，也说得过去。可这是一群偶然，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朝着事物形成的方向，朝着生命诞生的方向，朝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这让我晕眩。

整个宇宙，它永恒的法则，它的严密，它的和谐，太阳，星星，光，田野上的花朵以及一切我还没向您唠叨的东西，啊！还有时间，以及思考万物的我，真是不少了。世界让我眩晕。

人们讲给我听的所有不让我去钻牛角尖的话，以及试图说服我万物自生的论据，在我看来都是不大可靠的。包括这轮已经有点衰老的月亮，这突从天降的巫师的膜拜物，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神奇结合足以解释宇宙的出现。需要大量的轻信才能对这说法满意。但是看到那么多不同并且常常相互对立的理论相继出现又消失，您在某些时候不禁会自问，最不易老去的，还是老人吗？而且总是老人吗？

如果上帝不存在……

上帝存在吗？只有上帝自己知道。

很久以来，人们按照上帝好像是存在的那样来行事。情形并不好。战争，剥削，暴力，各种犯罪，谎言。但希望还在。

一个或两个世纪以来，或前或后，很多人按照上帝好像不存在来行事。进步令人生疑，世界让人幻灭。战争，剥削，暴力，各种犯罪，谎言。鲜有希望。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颠覆这一变化，使人对一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上帝产生希望。

对上帝产生希望，同时，也是对人类产生希望。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也不会看好人类。如果上帝不存在，他会多么怜悯我们！

存在，这就足够了

为什么要有些什么，而不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要有存在去战胜乌有。

存在，这就足够了。

至于用什么词来表示它，悉听尊便：我们不妨称之为上帝。

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会死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让我相信，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有好书和坏书，有傻瓜和聪明人，有小天使和卡西莫多，有比其他人跑得快的男孩和女孩，有圣人和杀人犯。但是这些区分不能带来任何等级差别。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一名法兰西学院教授，一个世界冠军，一枚名媛，一领红衣主教或一位伟大的拉比与一个大恶棍一样，不比您或我更高或更低。

但我还要盲目地支持这一观点，就是一些人的命运比另一些人要好。我们大家的生活就是被历史、地理、气候、环境、性格、天赋、偶然决定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公。一些人什么都有。很多人什么都没有。历史就是由这些对比组成。

人与人是如此不同，他们却并没有因此更不平等。他们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会死去。

生活，就是死去

没有什么能证明我们都要死去。一个年纪轻轻、身体健康的男人——或者女人——满可以相信自己是不会死的。出于一种天经地义的奇迹而且正是由于其天经地义而从未被说起，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好像从不会死去而思考和行事。斯宾诺莎这样补充说“一个自由的人，他无论思考什么，都不会比思考死亡更少，他的智慧在于对生——而不是对死——的沉思。”

烦恼的是我们的生活总是和我们的死亡相融合。蒙田的说法和斯宾诺莎反其道而行“研究哲学，就是学习死亡。”他还说“死亡是我们要做的最大的工作。”自出生起，一切都是和死亡之间心照不宣的协约的明证。生活，就是死去。死亡是一个机遇。只有那些生活过的人才能受到死亡的召唤。我们是被缓刑的死者。普鲁斯特曾在一个惊人的表述中说过生者是还没有完成使命的死者。

一种梦想的素材

宇宙在扩张，世界在改变，物种在进化，肉身销蚀，观念

在转换。这个星球自从有了生命以来，死亡一直不变。原初以降，可能只有两件事不曾改变：时间，它不停地流逝；死亡，静止而缺席，却一直在窥伺。

对一位作家而言，时间和死亡是一种梦想的素材：没有可参照的资料，主题从未被开垦。我们说了很多，却总是徒劳。“死亡用深沉的嗓音向我们诉说那未曾说过的话。”保罗·瓦莱里写道。

关于时间和死亡，我们和史前人知道的一样多。

我们不会死的：我们正在死去

请读者原谅我这么执拗地要告诉他他的结局。结局就是死亡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不会死的：我们正在死去。我们生命中的每一秒钟都在死去。

死亡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它很可能随时降临到我们头上。老话说得好：“意外这么快地到来……”但它不是一场意外。只有当时的情境可能是意外的。我们活在地球上，为了爱，为了幸福，为了在海里游泳，为了在林间漫步。可能还为了干一番大事或者为了享受美好。可能吧。但我们活着主要是为了死去。海德格尔在上个世纪就多次透彻地说过：人是一种为了死去的生灵。

死亡不是一件小事

我们不能胡说，也不能乱七八糟地生活。生命是短暂的，永

恒是久长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为了死去的生灵：我们不可能不自问在那座桥的另一端是什么在等着我们。我们的历程中的所有都是小事——除了死亡。

上帝和死亡

上帝存在吗？死了之后有什么？这两个我们常常自问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如果上帝只是一个幻想的话，没有人会去相信一种永恒的生活。相反，如果有一种我们大胆称之为神的或明亮或模糊的存在，在活着的人的眼中，就会给生者真真假假地留出一些希望。

我们永恒的命运和我们对神的看法相关。

骨灰和种子

让我们用一句话把事情说明白：对于一个天主教徒，对于一个穆斯林，对于一个遵守教规的犹太人，死亡不是可怕的，而是让人向往的。它结束了诱惑、苦难和幻想。它让我们忙不迭地匍匐到上帝的脚边。它为我们打开了真正的生活之门。它是一个开始。《缎子鞋》的作者请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这样大胆的话：“这里安息着保罗·克洛岱尔的骨灰和种子。”

对于信徒来说，他们所爱之人的死是令人愉悦的，而不是悲伤的。他们每个人时刻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不能自我给予的死亡。我们的祖母们就是这样想的。她们也是这么做的。在罪恶和恐怖中，过去的十字军骑士是这么做的，如今的巴勒斯坦的突击队队

员也是如此。西班牙的加尔默罗会修女们的信条——“受难或死去”和“我会因不死而死去”——也强调了这一点。对一个信徒来说，生活就是为死做准备。最起码，相信上帝，就是爱死甚于爱生。

无神论颂歌

我们很自然地赞美那什么也不信的人，他们不信神，不信鬼，不信有另一个世界，除了爱生甚于爱死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强烈地爱着生活，因为他们别无可爱。即便没有神的要求，他们也会爱他人。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里，将永恒的救赎和偶尔心血来潮获得的满足相对。把无尽的恩惠和一时的满足比较，帕斯卡认为区别在于是否相信这样做能带来益处。和其他宗教的信徒一样，天主教徒希望直到另一个世界也能得到一种无上的幸福。这种应许的幸福——可以在死后得到甚至直到永远——大大超过了现世的生活所能给予的满足。

他们为了得善而行善，不担心身后不会得到报偿。那怎么没有看到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正相反，更能在这方面成为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唯一让人郁闷的是，”莱昂·布洛伊^①——这个在日常生活中让人难以忍受的天主教徒——这么说：“唯一让人郁闷的是不能做一个圣人。”那些不信神，不希望得到任何回报，相信自己在生命结束之后要化为乌有的无神论者们，他们如同爱自己——甚至超过爱自己——一般爱自己的后人，他们有权

^① 莱·布洛伊（1846—1917），法国作家。

利获得圣人的称号。他们可以希望永远坐在那个他们并不相信的上帝的身旁。

生命很长，但她是短暂的

生命是美的。她也会是残酷的。但不管怎么说，她是美的。不管她是什么样，出于一种或另一种理由，出于某种奇迹，我们依恋着她。

生命中充填着阳光，春日的峰峦，路旁的梧桐树，邂逅，情书，出发去那不勒斯，去拉韦洛^①，卢克索^②和阿斯旺^③，去瓦哈卡^④，去日本那些岛屿，宏大的希望和有些疯狂的计划，偶然和奇迹，耐心和美。我们建立一个家庭，创建一些能持久的东西，我们写出杰作。我们最后几乎是幸福的。

但是，这么长的生命，常常是漫无涯际的生命，突然，变短了，结束了，走了。

在两种虚无之间

很可能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死亡给人们的希望画上了句号。“请开门，暗夜之门！”蒙特朗喊。门开了，后面，什么都没有。那些不信神、以为宇宙无需外力就能生成和生存的人——在

① 意大利南部旅游胜地。

② 埃及古城。

③ 埃及南部城市，以城内的阿斯旺水坝著名。

④ 墨西哥南部城市。

生命结束之后，没有了念想的理由。我们由那些我们已熟知的机理而生，我们进入时间，我们死去，我们出局。一铲土，一捧灰，或者是一个浪花的泡沫，一切均已言明。

我们生之前在哪儿？无所在。死之后又将在哪儿？无所在。我们从虚无中来，我们回归虚无，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曾是，我们将是空和无。甜蜜又残酷，生命是它自己的解释——除了它自己之外，没有其他意义。宇宙不需要任何参照，生命也一样。

有一种东西叫作世界。就像我们的消逝一样，有朝一日，它会整个消失。有一种东西叫作历史。它有自己的逻辑，但是它没有意义。当人类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消失时，没有人还会记得它。世界很美，历史存在。这个美和这个存在从虚无中来，回虚无中去。有一个伟大的梦叫作世界。在这个伟大的梦中，生命是另一个梦。在这个梦中，还有一个梦是我们的存在。所有这些梦都没有意义。它们是荒诞的。

问题的核心

我们兜了这么多圈子——摆出苏格拉底、阿西比亚德、斯宾诺莎、夏多布里昂、一些事实和令人惊叹的事情——在这之后，在如此多的不确定和矛盾之后，我们触碰到了问题的核心。

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白——或者说是猜测，想象，打赌甚至是盲目地来决定——生命是荒诞的吗？还是说世界是有一个意义的？

摊牌

明说了吧：这个为了使其能延续而被精密设计出的宇宙，这

个被神秘的时间用极其精细复杂的方式带来的宇宙，我很难相信它没有任何意义。在未来的一场灾难中，人类会像他出现时那样——逐渐地或突然地——消失：没有人会沉浸在人类永存的幻想中。当最后一个人被带走后，我很难相信这一切的发生就像它们从未存在过一样。我还很难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一场且悲且喜的闹剧。

人类需要意义

我们的生活由偶然主宰，充满各种相遇。我们总是朝着远处前行。“您的生活是怎样的？”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并不轻松。不管怎么说，尽管我们的经历充满混乱和拒斥，我们总还是想使它显得具有某种连续性。人类需要意义，就像他们需要水、光线和空气。有一种活动致力于在偶然中建立秩序，并给予表面上零散而毫无联系的现象一种意义。这种活动即是科学。

科学实证地说明世界呈现出严格的连贯性。它和一种隐蔽而深刻的逻辑相应。科学和奥秘相关，前者尽力在内容和性质上破解后者。从宇宙的运行直到它最微末的细节，科学都不认为它是荒诞的。

但是科学愿意接受的观点是，这些严格的规则从虚无中来，到虚无中去；这些能够理解事物秩序的人的生命会荒诞地死去；这种在每一个部分的组成上都有严密组织的宇宙从整体上来说毫无意义。

神秘是我们的命运

我们是不是要支持这样的说法：没有神的世界是荒诞的，而有

了神的世界没那么荒诞？当然不是。想想我们的那句格言：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①。对于我们可怜的人类来说，神也是荒诞的。

没有人能够避免在世界和我们的命运面前所感到的无措。我们会不断遇到不可理解之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关于死亡和上帝的自问，这已经很多了。

把事物说成它本来的样子和不去提问，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有神或无神，我们都身陷神秘之中。因为时间流逝，死亡就等在那里。神秘是我们的命运。“我们能有的最美的经历，就是神秘的经历。”爱因斯坦说。

回忆的姐妹

米开朗基罗写道 “上帝给了回忆一个姐妹，他称之为希望。”我很喜欢过去，我也总是偏爱未来。我将我的时间和我的生命用来希望别的事情。在世界之外，在死亡之外，我还希望其他的事情。但那是什么？

一种疯狂的希望

每一个人都都在做他想做的事。我希望死后存在某种我一无所知的事物。我希望在时间之外，存在着某种权威，我们可以约略称之为神。

除了这个疯狂的希望外，我没有其他信仰。

^① 原文为拉丁文 *Credo quia absurdum*。

人类的历史

历史是时间为了打造人类的命运而采用的形式。在人类出现之前，时间流逝了几十亿年。自大爆炸起，时间构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宇宙，因为没有人考虑时间的问题。人类出现了，他们从物质中脱胎，开始思考。他们好歹接过了上帝手中的接力棒，引领事物前行。很快，他们便彻头彻尾地沉浸在历史之中。您看：历史一直没过了他的脖颈。

事实上，存在着两种历史。首先是唯有上帝能了解的宇宙的历史。然后是人类的思维能够讲述并组织的历史。事件交错繁杂地不断出现，人们以一种多少有些随意的方式挑拣分类，组成一些相互间并不相符的叙述，他们称之为历史。

这个历史并不全面，只有对上帝来说才是全面的——如果上帝存在的话（还是那句老话）。各种社会形成，到处都有矛盾在不停地爆发，王国诞生又毁灭，各种发现接踵而至，伟大的事业在成就，光明在散播，观念进步，风俗变更，气候变化，一切都动荡不居，经过变化后的一切还是老样子。《豹》^①中那句名言“为了不变必须变”不仅仅适用于萨利那王子和西西里的贵族阶级，也适用于历史。

各种理论形成。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蒂特里夫^②、塔西佗、伊本·赫勒敦到吉本、米什莱，伟大的人物们一直在试图理解人类隐蔽的命运。对马克思而言，现实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对

① 意大利作家朱塞佩·托马齐·迪·兰佩杜萨（1896—1957）的作品。

② 蒂特里夫（公元前59年—前17年），古罗马历史学家。

弗洛伊德而言，性是起决定作用的。斯宾格勒认为文化和人一样，会衰老衰落的。汤因比在人类发起的一场挑战——a challenge——中看出事物的关键。福山设想历史会在我们眼皮底下结束。亨廷顿谈到文明的碰撞。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前景、幻想、它的天才之举，它的恐惧和希望。

当蒙田看到世界上有一个“摇摆的天平”^①时，成为了一位最好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历史给我们上了一课的话，那就是一切都在太阳下发生，一切都会继续。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什么是能长久拥有的。制度，体系，学说，人类把时间花在起伏升降之上。这是王国、宗教、爱情和雄心的命运。

人们说历史可以概括为强者和弱智的较量。强者自然要战胜弱者。上帝，众所周知，站在强者一方。但是，历史某种恒常的狡黠会把最弱的变成最强的。主人统治，暴君杀戮，不可一世之人高高在上。然而，天长日久后，处处是奴隶战胜主人，人民战胜暴君，谦卑者战胜骄子。这个世界令人感到宽慰和惊异的是，即便最弱小者不能在所有的角逐中获胜，至少那些最强者最后总会失败，这是规律，是法则。

举几个距我们比较近的明显的例子，迦勒底人、亚述人、米堤亚人和波斯人在自毁之前一个个都曾权倾一时，古希腊人被罗马人征服，罗马王国被柏柏尔人入侵，拜占庭帝国被土耳其人打败，胜利之门没过多久也轰然倒塌，神圣罗马帝国分崩离析。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煊赫一时后也衰败了。可以这样认为：正在或将要占据统领地位的美国、印度、巴西和穆斯林世界也会像他们

① 原文为 branloire perenne。

的先行者一样衰落，这同当前普遍的观点相悖，但这不是巫师的预言。这不过是一个日期和时间的问题。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可能看不到曾经是人类母亲的不幸的黑非洲的复兴，但是它迟早会胜利回归世界一流国家的前景是注定的。最后，会出现一个一统的世界，种族将消失在混沌的史前时代，会出现一个没有人能说清楚的另一世界。

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曾经、正在或将要成为主宰的人类终将被打翻在地。这是唯一的法则（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个人通过死亡，人民通过历史来实现这一法则。没有例外。王子、执政官、法老、国王、皇帝、沙皇、哈里发和苏丹、印度王侯，叛军或人民的领袖，各种形式的强国，一切的下场都会如同拉美西斯二世二十米高几千吨重的雕像一样，如今雕像的残片堆在有百座城门的底比斯拉美西斯神庙的门庭，那地方我们叫卢克索。

欣赏

从将要写出的内容来看，此书接近了尾声。四种情感——一种强似一种——从世界从人间涌出。

第一种有点老派，说清楚些，就是有点过时，这种情感就是欣赏。

欣赏时间、光线、必须和偶然。

欣赏事物的秩序，它们是这么理所当然，这么转瞬即逝。

欣赏人类和他们的天赋。

欣赏充满了奥妙的美，它费了我们那么多的口舌和笔墨，却几乎道不出任何确定的东西。

太阳升起又落下，季节更替。星系携着它几十亿的星辰徜徉。各种质子、中子、电子、中微子、粒子还有夸克和疑似存在的大质量弱相互作用粒子相环互绕。人类的历史一往直前，按部就班又不断翻新，自始至终都是如此。孩子们出生，成长，老去，死亡，消失。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很相像。云彩和山峰的形状，晨曦中的树，夕阳中的薰衣草田，几句维吉尔^①或图莱^②的诗：

在黑沉沉、孤寂的夜晚飘荡在阴影间^③

或

一个纳瓦拉的流浪汉

为我们弹起了六弦琴。

啊！我爱纳瓦拉

还有新鲜的爱情和美酒……^④

几段亨德尔或舒伯特的旋律，卡尔巴乔画作中正在隐去的修士的长袍或者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⑤的画中在帐篷下小憩的皇帝都足以照亮世界，让我们着迷。

① 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公元前70年—前19年），常据英文译作维吉尔。古罗马诗人。

② 保尔-让·图莱（1867—1920），法国抒情诗人。

③ 出自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

④ 出自图莱的诗《它让你想起那个小酒店了吗？》。

⑤ 皮·德·弗朗西斯卡（1416？—1492），意大利画家。

愉悦

第二种情感是愉悦。如果说这世界之外还存在有其他事物，这个世界会让人发笑的。那些不是永恒的东西常是甜蜜的，总是短暂和微小的。在欣赏中，常常带有一抹冷淡，很多嘲讽，几丝蔑视。人类的梦想总是充满荣光——其实这些梦想都微不足道。我的梦想即是这些。享乐让我们开心——但它们更是微不足道。幸福唯一的命运是变成回忆。对待这世界和它的历史，尤其是对于社会成功和被热切追随的建功立业的态度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始于尘终于尘的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值得过分地郑重其事。生命是一场梦，最好笑着面对。我不停地自嘲和嘲笑别人。我总是试图将生命的短暂作为消遣。

感恩

第三种情感是感恩。这个奇特短暂的生命对我是宽容的。我很爱它。我常自问我该感谢谁。这本书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一切都很好

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情感于我不可或缺，我不知道该如何命名它。它混合了忧愁，怜悯和希望。

有恶，恶与人类和思想一同出现，不在它们之前。它在历史的中心，它推动历史前进。它与美和时间一样神秘。

时间，天赋，美……对，当然……贫穷，饥荒，干旱，地震，

疾病，衰弱，谎言，背叛的友谊，不幸的热情，暴力，失望也在统治着世界。人们问我为此做些什么。我做些什么？我做我能做的。我这样希望。

我希望人们不要总是受苦或者少受一点苦。我希望给那些从未幸福过的人一点幸福。我盼望——这是不是太蠢——总是受到阻碍的公正和真实，希望能首先在此处，也可能在别处看到它们真正实现，而不只是流于口号和幻想。应该总是像上帝是存在的一样去思想，而像上帝不存在一样去行动。

在人类身上，而且只在人类身上，存在着一种向美向真的冲动和一种对希望的渴求。

一切都很好。

(责任编辑：杜新华)

